

平治作品集

Jin Ri Hao Xue

今日好雪

杨平治 著

妻子生前最后的故事很多，

在这绵绵的春雨里，

我仿佛感受到了这位异国老人，

从泰山的云彩中走来，

踏着片片松林，

踩着纤纤雨丝，

蒙蒙胧胧，

时隐时现在高山和海涛之间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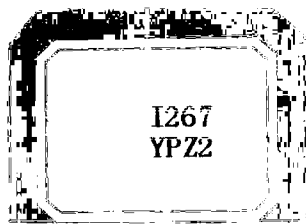


台海出版社

平治作品集

今日好雪

杨平治 著

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今日好雪/杨平治著. —北京: 台海出版社, 2005

(平治作品集)

ISBN 7-80141-402-0

I. 今... II. 杨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43078 号

丛 书 名/平治作品集

书 名/今日好雪

著 者/杨平治

责任编辑/谢 香

装帧设计/索 美

出版发行/台海出版社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制/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/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/38.5 字数/800 千

版 次/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141-402-0 (全四册) 定价: 88.00 元

(北京景山东街 20 号 邮编: 100009 电话: 010-64041652)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凡我社图书,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。

《平治作品集》总序

亲爱的朋友，您现在看到的这四本书，是我近几年的部分作品，有的已发表过，有的是第一次与朋友们见面。编辑出版这四本作品集，对我是一次极大的鼓励与鞭策，也是我自己对近几年文学创作的一次小结。同时，清理了心里的种种杂念，为下一步写作留下足够的时间和空间，为读者朋友们创作出更多好看好读的作品。

这四本书，基本反映了我近年来对文学评论、散文创作、时政辨析、杂文理念的一些感受，语言风格及写作状态，体现了我一贯的个性特点。所选篇目，以保持整体风格独特为前提，尽可能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，如内容厚重，题材丰富，思维超前，格调清新，文字简练，语言活泼，形式多样。当然，这需要请读者朋友们看过后，得出自己的感受。鉴此，特请朋友们批评指正，或写信给我，或打电话给我，我将不胜感激，如有机会，我将会把朋友们的批评意见及

来信在我再版时一并刊出，并真诚酬谢。

关于这四本书，我想再作一点说明：

一，评论《今日好雪》、《听诗人周涛讲散文》、《走出怀念狼》等文章表达了我对文学的看法。二，散文《山中听雨》的《天马来兮从西极》及《古今人才殊，煮酒论英雄》等大量散文随笔表达了我对散文的写作与认识。三，《雕龙心梦》写于去年冬。四，《读报看中国》由两部分组成的。《读报看中国》几十篇杂文，是近几年读报时写下的，很多朋友读后感觉文采飞扬，自由畅快，极富个性与独创。《随缘》三十篇是从“闲笔偶记”之一的五十篇里选出来的，也希望朋友们一读。现在可以预计的是，在这套四本书出版之后，《读报看中国》续集以及另一部政论随笔《稳定四方》也将可能尽快与朋友们见面，那时，再向您们请教为盼。

平治自序于二〇〇五年二月北京

自序 文心漫语

这本文学评论取名《今日好雪》，一是取书中的一篇文章的题目，同时，我也是想以此来完成对文学，对人生的文心体悟。

我记得那年冬天的一个早上，起来一看，夜里雪下得大很猛，而且没有丝毫停息的意思。这么大的雪，我问自己，老谭约好的未曾谋面的作家朋友陈亚军还会来吗？我自己都疑虑了。当我踩着厚厚的雪，来到万寿路路口时，老谭和陈亚军早到了。我有自愧，同时也使我感受到他们对文学的一种执着，一种境界。这件事久久地在我心里，那飘飞的雪花，那雪地上的足迹，阳光下白雪闪耀着波浪，我体悟到一个文学中人的那种诗意般的心境和个性。谈文学，谈诗，谈雪，难道不是一个非常富有的话题吗！

我喜欢读小说，读诗，读散文，读报告文学。往往自己去演义作品中的一个角色，或者去演义一次作家的创作心路。往往当我眼睛有些湿了的时候，整个身心都已经转换到作品的世界里的时侯，我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也得到一次洗礼，一次飞升。有朋友读过了我一些文学评

论后曾私下问我：您怎么那么了解作家的写作内心感受呢？我说，我没有其他本事，我只有紧紧抓住作家创作时的思路，从作品本身去感受美，提炼美，享受美，拥有美。我历来认为，一个读者，如果读不出作品的美来，那么，即使能够写出大块评论文章，那也可能只是一次机械地完成一次写作，一篇文学评论，如果发现不了作家作品的美来，评论文章本身没有美感，不能给读文学评论的读者一次美的享受，那也只是一次写作，根本谈不上创作。很长时期来，我想，文学评论为什么不能写成随笔式的，写成散文式的，将理性的思考，理论的探讨，写得更人性化一些，多赋予一些人情味，让读者一方面体悟作品，同时，也走进作家的精神世界，走进作品的世界。如果这个认识能够得到读者认可的话，我想，我这本文学评论专集，就代表了我的这种文心体悟。也有朋友指出，我在评论时缺少了理论，也缺了名人哲人圣人的语录引述。的确是这样，我这个人喜欢自己钻进作品里，喜欢弄什么文本主义。我认为好的，写出来，我认为不好的，或不恰当的，指出来，与作者读者讨论。我以为，这就是文学评论的基本点。当然上升到理论层次，上升到学派解构，那是专家教授弄的事情，不在本书之列。

这本书是近几年所写，1999年以前的没有收进来。以后有时间的话，可能再整理归类，但重要的是写出新的，关注文学，同关注社会一样，求新求变，是文学的生命，也是一切文化的生命，文学评论的生命，也是作家的生命。

平治自序于2004年10月北京



辑一

天山晨雪

听诗人周涛讲散文 /03

今日好雪 /28

文学杂谈 /32

中国军旅散文的阅读与思考 /48

给姜国芝的两封信 /69

辑二

走向昆仑

迎着日出

——体验王宗仁老师的昆仑情结 /79

世纪沧桑 民族史诗

- 周大新《第二十幕》的史诗品格与民族精神 /138

英雄情花分外红

- 读周建广长篇小说《边关情花》 /161

阿 Q、二祥与中国

- 读黄国荣长篇小说《乡谣》 /174

走出《怀念狼》 /185

露珠映红我的脸

- 读《王培静微型小说选》 /203

读《后勤文艺》第4期赵雁、王虎群两篇小说 /209

与行者谈梦

- 读行者小说《大化之书》 /218

叩问历史 谁主沉浮

- 读咏慷的《青春殇》、《红色季风》 /236

牡丹真国色 花红写春秋

- 读王田长篇小说《古画迷踪》 /241

放大“卤虫”的世界

- 读张红长篇小说《甘露川》 /246

用生命解读文学

——读姜国芝《遥远的敦煌》 /253

读懂中国，必先读懂中国农民

——读周同宾散文印象 /258

为意而定势

——参观《季爱民画展》漫笔 /264

诗心亦雕龙

——陈亚军诗集《摇曳的雨帘》读存 /278

感恩青藏线 追求新境界

——致散文集《重返青藏线》作者姜国芝
的一封信 /304

读家科散文 /315

碎月的柔美与人生圆缺

——读陈亚军散文集《碎月》 /320

读《中国建材报》有感 /326

天山晨雪

□ 听诗人周涛讲散文

—

冬日暖阳，寒风依旧。听周涛先生讲散文——思想与生命的对话，激起我热血沸腾。散文，就真正意义而言，就是思想与生命的总结。思想源于生命，生命依存思想，散文就是生命的过程。周涛先生自己说：我经历了，我记录了。这就是散文。

周涛先生闻名南北，好评如潮。我以前没有读过他的散文，或者说读过印象不深，也没有过多地往心里去。如此文声大振之人，为何我却如此陌生呢？我想，主要是我孤陋寡闻，坐井观天。虽也没有闲着，但忙而无用。主持人傅光明先生说：当今散文，南有余北有周。南有余即余秋雨，北有周即周涛。二人平分散文天下，各领南北风骚。余秋雨先

生的散文大部分我读过,那是前些年的事了,去年我又重读了多篇。整体感觉,余秋雨先生的文意思及语言境界确是文笔高手,多有独见。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历史地域文化的疏理和拓展,也颇具新意。辞风新潮,文意开放,并时不时漫议古今是非,抒发出恣意汪洋的文胸胆气。但读过数篇后感到,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有些篇里重复叠架过多,我意为“名人水分”或“拖泥带水”。很多思想见地、前因后果,妙语如珠则散落一地,时而又旧语重提,不嫌麻烦。去年我曾冒出一个念头,想抽一段时间再好好读一读余秋雨先生的散文,真想为此写一点东西。这是我前年去年读过余秋雨先生不少散文后的一点感慨。此后便很少读。偶见余秋雨先生新书出来,也多是翻看一下前言后语,或留意一下新书目录,如他的千禧之旅时的世界文明宏论独见,因在电视上新意不多,书出来后也仅是翻看一下。主持人说,南余北周。仅两人的风格而言,确有地理概念似的南热北冷的感觉。南热我意为热炒热闹,热风热浪。北冷我以为冷静沉寂,冷眼观潮。如果要分高低优劣,至今无人可做,或一言难尽。如果双向读来,或心中自有己见。我今天买了一本周涛先生的《中华散文珍藏本·周涛卷》。这本书与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同登优秀《中华散文》榜就是明证。这本书大多写于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前期。今天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听周涛先生讲他在新疆的经历与记录,及他当场回答听众问,我想,我大致有一个自己的认识和感受了。

二

前不久读到《文学自由谈》，里面有一篇文章论及周涛先生及其诗学观点的历史渊源。未读其文，已闻其声。这次中国作协六届会期间，杨牧先生来北京开会，我们在闲谈中提及西北名家周涛先生。杨牧先生笑着说：“周涛的文章可以读一读”。杨牧是诗人，也是散文家，剧作家。周涛是军中诗人，又是散文名家。他比杨牧小两岁，今年五十六岁。杨牧先生告诉我，他们是最好的朋友。周涛称杨牧是“杨大哥”。还有一位当年的西北诗人章德益先生，他比周涛又小两岁。他们三人组成当年西北诗风的方阵，他们是新时期西北诗，更确切说是新疆诗，或西域现代诗的开拓者。杨牧先生说：周涛很有才气、骨气、正气，还有些人说他有傲气。但对杨牧对章德益则十分尊敬，杨牧章德益对周涛也是非常友好。杨牧笑道：“对周涛的文章，好就是好，我从来不说坏话。如果有人攻击他，我们也要进行捍卫。周涛对我们也是这样。”杨牧、周涛、章德益三位诗友的情谊由此可见一斑。我在周涛先生写于1988年的散文《吉木萨尔纪事》中读到了这种友谊。周涛先生说：“我现在只有一种蓝色的花，在内心里平静。这种花的名字就叫，回忆……我的朋友杨牧已经先我去做，他可能是比我衰老得还要快。他已经写了一本他的回忆录了。我读着这本长满了兰花的棘草丛生的东西，就感到一股人生的荒凉。”

从杨牧先生谈周涛时的从容，自信，并展现出会心的

风起云涌独占文学头彩。当年的众多诗人,在中国这片复苏后异常喧腾的土地上激荡了多少人心。当年的中国,正是从“文革”十年动荡中走出来,走向真正建设国家,发展经济的良好开局时期。当年的西北,特别是新疆,以杨牧、周涛、章德益为代表的西北诗人,他们的诗掀开了西北文化的又一幕风景。从他们的诗到今天周涛先生的散文,我以为是一个西北文化、新疆文化,或者说西域文化的有机整体。如果说没有当年的西北诗风劲吹,很难想象周涛先生后来的散文会以怎样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。周涛童年从北京来到新疆,杨牧从四川走进新疆,章德益从浙江到天山与他们诗文合唱,相见恨晚。华北文化、京城文化、西南文化、巴蜀文化、江浙文化、苏杭文化,正是这种多元的地域文化与历史悠久的西域新疆文化的交流、碰撞与融合,使当时的西北新诗独放异彩。周涛、杨牧、章德益他们以自身的不同文化背景,不同文化积淀,不同地域传统而融会在天山南北的风雪草原之中,因此,他们的作品与周涛先生的散文都有其时代的震撼力、感染力和生命力。我以为这正是多种文化结合的晶体。80年代初,我只有20来岁,酷爱读诗,那时很多诗还不能完全领悟。今天再去读,就非常自然地感受到当年诗人与时代,与祖国与人民那种血肉之情,那颗与祖国大地息息相通的江河般奔腾的诗心。